



表白墙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魏其淼

爸妈暴露本性了,原来他们也会偷... 今天跟妈妈一起做了两条鱼,这对我们俩来说是第一次。

你们退一步,我也退一步

跟着网上教程一起做蛋糕、互相监督... 在这个特殊的超长假期里,中学生和爸妈成了整天宅在一起的室友。

父母可能在你不在的时候,才是他们最真实的样子。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初二女生王小予最近发现不少笑点。

现在,王小予学会了和爸妈互相监督:爸妈抽查她写作业,她就去偷看爸妈是否在认真工作,然后吐槽彼此。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二年级男生桑思远发现,在家时间长了,和爸妈之间的摩擦变少了,现在他们的管教都有严密逻辑支撑。

第一次发现,你们原来很辛苦

疫情期间,放慢了生活节奏,我好

跟爸妈做室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中青校媒记者 刘萍/绘

容自己家过去的氛围。

桑思远觉得,现在爸妈在他做作业、玩游戏、看书等生活细节上的指责都越来越少,原因是双方都退了一步。

第一次发现,你们原来很辛苦

疫情期间,放慢了生活节奏,我好

像更能看懂妈妈每次工作结束后脸上带着的疲倦,却依旧笑嘻嘻地拉着我运动。

王小予的青妈曾是医生,现在妈妈是护士,爸爸是律师。最近她在书柜看到一本专讲小儿常见病书,好奇地问妈妈:你们都学医,专业又不是这个,为什么买这本书?

王青文的爸爸曾是医生,现在妈妈是护士,爸爸是律师。最近她在书柜看到一本专讲小儿常见病书,好奇地问妈妈:你们都学医,专业又不是这个,为什么买这本书?

我那个时候真的被感动到,原来身为医学生的父母,也那么怕自己的孩子生病。她接着回忆起小学四年级生病时,因为赶时间没去医院吊水,妈妈就回家给自己扎针吊水。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初二男生冯吾越的爸爸是骨科医生,又是大学教师,因为这次疫情,他对爸爸的工作有了更多了解。我觉得医学日新月异,做医生非常辛苦,但很具有挑战性:看病技术要好,

学术也要做好,让病人受益。平时,冯吾越会翻看家里的医书,然后让爸爸给自己讲讲医学知识,还会听他讲述工作中遇到的病例。

对于妈妈的工作能力,我的看法跟过去不一样了。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初一女生邱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开画室的妈妈最近在家上网课。

邱雷希望能帮到父母:妈妈要在公众号推送线上课程活动,我对网上流行的表情包和小朋友喜欢的文字更加了解,给她出了不少主意。

在寄宿制学校上学的高一女生苏玥(化名)最近才意识到,父母并不是一直有空的。苏玥说,以前周末回家,正好遇上了大家都结束了工作、开开心心休息的日子,在家时才发现他们上班真的很累。

曾经我以为非常的陪伴并非常态,而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轻松,是父母在我们一周紧张的学习生活后对我们的爱的表达。苏玥说。

紧箍咒 怎么戴,我们聊一聊

高一女生秦朗(化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家和爸妈接触多了,冲突也多了。

本来开学我就不能用手机了,但上网课必须要使用电子产品,而他们更多的是不信任,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在学习。最近,爸妈会坐下来跟她谈使用电子产品的事。

理会,可能认为我在找借口。王青文则说,有位男同学的妈妈在家时担心他学习,管得十分严格,复工后怕他不认真听课,就在家装了几个摄像头,就这样,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了。

在王青文看来,其实相当一部分同学很在意和父母的关系。一次我们集体14岁生日,回宿舍后都在谈论爸妈按学校要求写给我们的信,很多同学提到爸妈很为自己骄傲,但平时生活中却感受不到。

王青文回忆,以前爸爸双休日在家休息,觉得他好闲,无所事事。但现在,每当上课间隙,总能看到爸爸在扫地、吸尘、晒被子,写完作业会看到爸爸默默放在一旁的第二天的学习资料。

可能平时父母也是这般对我,但我总感受不到。或许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或许是他们太爱我以至于焦虑。我的抱怨可能只是对他们用心良苦的不理解,不理解他们那种戴上紧箍咒无法爱你,不戴紧箍咒无法救你心理。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冯吾越的妈妈是老师,过去他觉得妈妈心目中有一个完美小孩的模样,而自己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达不到妈妈的标准。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压抑,当老师的妈妈太能洞悉学生的心理了,我想偷个懒、开个玩笑都能被她知道。

但最近,慢性子的他终于和急性子的妈妈聊开了。一个周六晚上,他因为想玩会儿游戏和妈妈发生了龃龉,却在平时,他会选择听妈妈的,但这次却问她:能否听我讲心里话,不插嘴。结果她真的一声不吭听我讲了,还跟我说:学生学好教,因为和他们的缘分是4年,而和我的缘分是一辈子,所以我也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好妈妈。

树洞

杨心茹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大河初中初三(2)班

爸爸宅在家的日子,就像香甜的蛋糕里夹着一层薄薄的芥末。

以前因为生计,我和爸爸从没有一起相处过这么长的时间。爸爸心急,在和妈妈聊天中总说:什么时候才能出门打工呀!但我心里还是盼着,他在家能再长一点。

我的爸爸是一名70后农民工,也是我们一家人的顶梁柱。为了让我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自打我和弟弟读书后,他辗转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做水泥工。

好在爸爸对潮流软件用得得心应手。离家在外,会给我发微信,会把工地上看到的有趣的东西拍成照片。2018年,

爸爸在家的日子 就像香甜的蛋糕里夹着一层薄薄的芥末

在山东干活儿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正在修建的高楼大厦拍照发过来。看到爸爸住在一起的是一套没有装修的毛坯房,很多人挤在一起,我担心他休息不好,可话到嘴边总是说不出口。

今年,因为疫情,爸爸不想出远门,将近3个月,一直待在我们身边。和以往一样,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一起床,就会像个闹钟一样,敲着我的房门,喊我背课文。

爸爸文化程度不高,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和弟弟身上。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看外边的世界多好,要好好念书,有出息,走出大山去。

甚至我们上网课,他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认认真真相个学生娃一样,除了监督我和弟弟学习,他会帮助妈妈做家务。赶上春耕,他把家里的几亩地松土,准备种玉米。妈妈心疼爸爸,劝他把活放下慢慢做。爸爸却觉得,侍弄庄稼比做小工容易多了。

他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想早弄完,出了门就不记得挂地里的了。歌着的时候,爸爸喜欢玩手机,会拍些大山的美景发到抖音上,有不少亲戚点赞。有时,他会转发一些有趣的段子,还时不时讲给人听。

当然,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宅在家里近3个月,只要妈妈一说我,爸爸也会帮腔。我嫌他唠叨,忍不住发脾气。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觉得爸爸不再是记忆中那个遥远、陌生的符号,让我产生自己不会和他太亲近的错觉。相反,我感受到了爸爸对我的关心和家人团聚的温暖。3月中旬,爸爸在离家大约2小时车程的地方,找到一个修车的活儿。他外出的那天,我鼓起勇气叮嘱他,一到就要打电话,收拾好住的地方,把照片发给我。爸爸答应了,还说,只要有时间,就会回家看看。

为了追上我,妈妈不得不快步奔跑

农千澜 南宁三中五象校区高一(8)班

小时候,父母领着我走,用我还无法理解的三字经启迪我的智慧。犹如一阵风,我随着年龄增长跑得越快。不知从何时起,我跑在了父母前面。当我看着手机上的视频大笑时,父母却尴尬地不知其义,成了虚心求教的学生。

隔离的第一周,窗外泛着雾气,对面的那栋楼隐没在灰蒙蒙中。母亲坐在沙发的那头,我们之间隔着一个空位,仿佛有无形的气压将我们往两边推。无聊的肥皂剧已经播了3集,我俩从早上坐到中午,相对无言。

妈,我想吃饭。

母亲明显愣了一下,问我:是吃饭的意思吗?

对啊。我在心里说出后半句话:这都听不懂。

好。母亲起身往厨房走。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把头埋进抱枕里放空思绪。平日里,我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和同龄人相处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在网络上更是分外活跃。我叹了口气,可母亲毕竟是长辈,怎么能同我插科打诨呢?

要是妈妈多了解一下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跟上我的节奏,我们也不至于这么尴尬。我有些埋怨。

不久母亲端着菜出来,招呼我吃饭。桌上满是我喜欢的菜色,但我吃得索然无味。吃完晚饭,我拿起手机,母亲收拾好碗筷,空气再次凝固。我突然看见一个有趣的视频,忍不住哈哈大笑,抬头才发现母亲疑惑地看着我。

妈,你看看这个。我有些紧张地把手手机递给母亲。但母亲看起来更疑惑了,问我:为什么它好笑?一颗心沉下来,我忘了这是网络用语,母亲不知道。我只能扯出一个笑容:没事,我比较容易被逗笑。又把头重新低下去。母亲没有追问,我也不再主动说话,时间便在良久的沉默中流逝。

雾气不知什么时候散去了,夕阳的红勾勒出对面那栋楼的轮廓,因此当我看向它时,感到了早上所没有的清晰和美丽。我对手机太久了,于是揉了揉发痛的眼睛,把目光转回室内。母亲反常地盯着手机,脸上居然还挂着笑。我好奇地猜测着,她却先抬起了头,眉眼弯弯地对我说:干,我知道那个视频是什么意思了,好六啊。

一瞬间,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网络用语居然会从母亲的嘴里蹦出来!我想笑,因为母亲说这话时太别扭了,但我笑不出来。原来母亲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啊。我甚至可以想象,她是怎样笨拙地思考着我随口一说的话,怎样默默去查它的意义,怎样学习着对她来说晦涩难懂的网络用语。为了追上我,她不得不快步奔走过来。

我的确对着手机太久了。久到此时回头,才发现我已经跑得这般远了。母亲在后头,用几乎接近滑稽的姿势向我走来。我怪她走得太慢,却未曾想停下来等等她。我埋怨着母亲不关心我,而我又何曾关心过母亲的生活呢!总要母亲迁就的我,在完完整整地和母亲相处一天后才发现,我跑得这般快不是因为脚程快,而是因为母亲替我背了包袱,让我能一身轻松地向前奔去。而她在后头艰难地走着,既替我分担,又想满足我的需求,努力让自己变成可以与我一同哈哈大笑的朋友。

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呢?我知道此时的我表情一定很难看,但我尽量咧开嘴:对,好六啊。母亲,让我取回我自己的包袱,让我也多了解你一点,让我们趁着这段时间,调整步伐、携手并进吧。



南宁市第四十四中学初一(17)班 杨思宇/绘

和父母来一场 时光倒流的旅行

王雨禾 北京市第二中学高一(2)班

亚成的鸟儿总还是要离开旧巢,但也许它会从这段经历里带回一句话:生活的缝隙里也可以流淌出彩虹。

自初中以来,每天早上6点多出门,下午四五点回家,匆匆吃完晚饭又把自己关进屋里写作业,沟通的稀缺几乎让一家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疫情,寒假变成了前所未有的长假。一家人困在屋内,交流增加了,争吵也增加了,但欢乐和吵闹在一起燃烧和反应,发光发热生成了一段五颜六色的回忆。

以往工作日,我每天早都见不到父母,他们上班没有我上学早,而且母亲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我习惯了一个人起来,出门前招呼一声,能不能得到回应,还要看他们睡眠质量的高低。

如今,我在家上网课,可以睡到上课前5分钟起床。每天第二节和第三节课是我发愁的时候:那个点儿,弟弟起床,家里的宁静便被打破了。为了让他刷牙吃饭,各种威逼利诱,作为反抗,弟弟引吭高歌,摔杯为号。霎时,一家四口的平常一天,热闹地如同10口人在准备过年。我只得默默把iPad的音量调到最大,听着混在这交响乐中的余弦旋律。

延迟开学期间人们纷纷哀嚎自己胖了不少,我亦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弟弟睡着了,母亲便为我准备下午茶。原本已经好几年没动过的烤箱和面包机又转了起来,抹茶粉、可可粉、喷射奶油、蛋挞皮、淡奶油,甚至立顿红茶、陈年白糖蜂蜜都进入了我的下午茶尝试的宏大工程。我在课间也跑过来帮忙,母女二人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新奇的做法。不断改进的焦糖奶茶,初次尝试竟然成功的蛋挞,按蛋糕教程由于没打发蛋白做成的松饼,膨胀成球形的芝麻烧饼。

我想起了小时候也曾和母亲一起烤蛋糕烤曲奇,自从上中学以后,这些美好时光便一去不复返。而今,由于父母在家办公,我在家学习而挤出来的时间,复原了许多生活的热情。因为学习和工作忙碌都没时间交流的我们,又像回到了过去:我和母亲头碰头在一起做蛋糕,和父亲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吵吵嚷嚷的生活却也充满着欢乐。

这一个多月的在家办公学习,对我们,倒像一场时光倒流的旅行。已经长大的孩子,像是出了巢的亚成之鹰,又短暂地回到了父母的羽翼之下,虽然狭窄拥挤,却仍有当年的温暖。

重新认识父母

原来,你们是这样的父母

谢西迪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高三(3)班

你们学校前段时间组织的那个补课,现在想想真是让我后怕!

父亲可以在家办公,母亲是全职太太,疫情期间一家人一直待在家里。相互陪伴的一点一滴,让我重新认识了父母。

在之前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和细致敏感完全沾不上边的人。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防护措施的细致,对家里卫生情况的敏感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他会把自己采购时任何与外界有接触的物品,先进行消毒,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放在我和母亲都接触不到的地方。

一向节俭的父亲,突然变得大方起来:多到用不完的口罩、护目镜、电子耳温计、瓶装酒精。每一次跟我炫耀,他是怎么通过各种App守时抢购才得来的这些装备,那副得意的样子都让我感到哭笑不得。

平日里,父亲对于日常采买一窍不通,但是疫情期间,他把任务揽在了自己身上。平时吃饭,他还会向母亲虚心请教关于采购食物的经验:胡萝卜要买什么样的?要买根上有一层泥土的,这种一般不是激素催出来的。这样的对话层出不穷,成了家里餐桌上全新的话题。

父亲的变化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但这还不算完。

平时,我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回家,母亲总是絮絮叨叨地叮嘱我的学习。得知要在家开始高考备战后,我心里凉了一大截。这不还是给了母亲无限开火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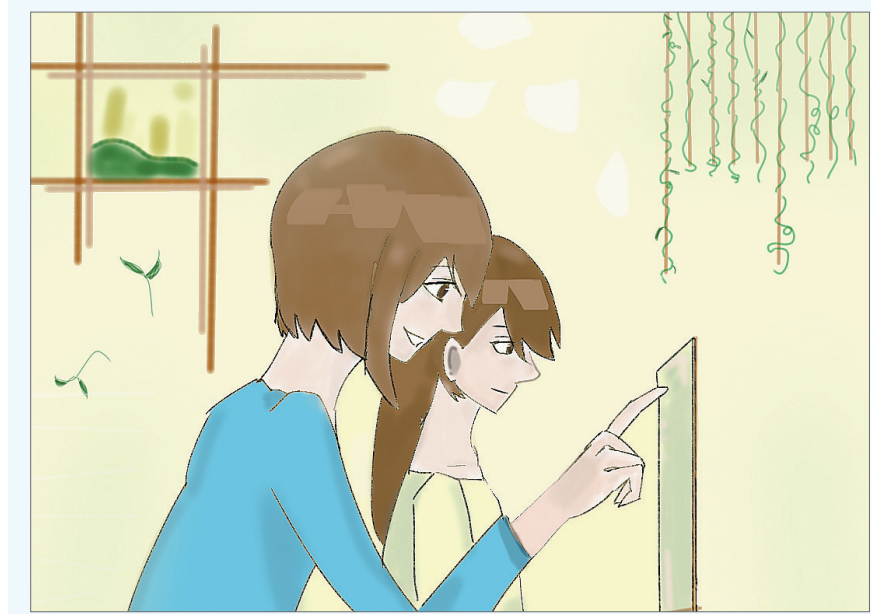
正当我为此发愁时,母亲把早饭端到我的面前。我抬眼一看,是碗热腾腾的汤面。自从从我无意间说了一次我喜欢吃面条,我每天就都有面条吃了。

每到下午两三点,是我一天里最困倦的时候,我打开手机,打算放松一下。母亲正好走进我的房间,我迅速关闭手机屏幕,等待母亲的一顿数落。可是迎接我的却是已经削好的苹果和饼干,还有一杯牛奶。我一时语塞,母亲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转身离开。

到了晚上,天快黑了,母亲又准时来敲门叫我吃饭。我打开房间的门,扑鼻而来的又是一种陌生的味道。我看到母亲的围裙上到处都是面粉,厨房凌乱不堪,与盘子里摆放整齐的饺子形成鲜明对比。

自从疫情暴发以来,母亲尝试了各种新料理:疙瘩汤、土豆披萨、完全自己包的手工饺子、山药鸡蛋饼。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评判标准只有一个:我是否能让她的新作空盘。这一次,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每一个饺子,她充满期待地问:好吃吗?

父母的变化让我一度感到诧异。静下心来想想,我明白了:父亲没有变,母亲也没有变。变的是我,我在用心去感受他们为子女付出的一点一滴。



南宁市第四十四中学初一(17)班 杨思宇/绘